

旧唐书

第二函
十六册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公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耽與諸生同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爲掌書記由大理評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眞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卽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旣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艸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踰月改屯田員外郎穆宗不持政道多所

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嫉之
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
與朝廷要官往來立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輒至宰
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它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
外羣情所知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襍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
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卽於中書見
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轉
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
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
官皆貶事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
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
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

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恆排擯之時
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
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
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自襄陽
入朝乃密賂織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爲同
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旣得權位銳意報怨時
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
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
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前使竇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寢驕財
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畱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
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布政凡舊俗之害民
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

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
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案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
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
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昭愍皇帝童年繼祚頗事奢靡卽位之
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盃子妝具二十事進內德裕奏曰臣百生多
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常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
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力之間尙未完復臣伏準今年
三月三日赦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
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
之德下敷惻憫之心萬國羣咷鼓舞永息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
書令訪茅山眞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雖無
人上塞丹詔實率土已偃立風豈止微臣獨懷抃賀況進獻之事

臣子常心雖有敕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已來比舊卽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貫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平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敕卻停榷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敕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畱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回市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盃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進妝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

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
深憂不逮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
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權酷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
軍用褊短本未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
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
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後詔敕竝可遵
承輒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時準赦不許進獻踰月之後徵貢之
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訴而諷之事奏不報又詔進可幅盤條縹
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
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
條縹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
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

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書又立宗命中使於江南采鵓鵲諸鳥
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立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卽時皆放又令皇
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扞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
輒自停織太宗立宗皆不加臯欣納所陳臣竊以鵓鵲鏤牙至爲
微細若水等尙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
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
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
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納
誨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立鵓天馬櫛豹盤條文
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
諭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織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
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立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己以臣前

表宣示羣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
賜臣不勝懇切兢惶之至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元和已來累敕
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
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渡
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
已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
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偁影庇資產自正月已
來落髮者無算臣今於赫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唯
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
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卽回別無法
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卻六十萬丁壯此事
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卽日詔徐州罷之敬宗落僻日甚遊幸

無恆疏遠賢能呢比羣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內
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宸箴六首曰
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
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
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
賦以諷頌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
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尙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
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獻丹宸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兢惶
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旣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
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
念前志其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尙不懷安汲
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

勿服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騾耳鑾輅徐驅焉用
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襄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仁爲
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
流乃能成功漢驚流湏舉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
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
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僞照奸得情燕
蓋旣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
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立黃莫辨觸譟
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殮斯可戒懼帝手詔答曰卿文
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災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簪言
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
朝果能激愛君之誠諭詩人之旨在這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

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坐隅用
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旣以投誠朕每懷開諫
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旣遐睠屬何已必當克己以副乃誠德
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
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
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
厚殷勤荅詔頗嘉納其心焉德裕久畱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
望回聖獎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內徙寶厯二年亳州言
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
勾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
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旣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
之愈病其水斗價三貫而取者益之它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

之多至危驚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隸山
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無益黎甌昔漢時有聖水宋齊有
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
絕妖源從之敬宗爲兩街道士趙歸真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
人以師其道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以祠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
出入禁中日進邪說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浙
西言有隱士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卽令高品薛季棱往潤州迎之
仍詔德裕給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
若廣成立元人之聖者莫若軒黃孔子昔軒黃問廣成子理身之
要何以長久對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
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
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立元語孔子

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
子者是已故軒黃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
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用立祖之訓修軒黃之術凝
神閑館物色異人將以覲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威必降
眞仙若使廣成立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
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
爲小術銜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一無可驗臣所以三年
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
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
又高宗廟劉道合立宗朝孫甌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
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以臣微見儻陛
下睿慮精求必致眞隱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

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歡心
臣思竭愚衷以裨立化無任兢憂之至息元至京帝館之於山亭
問以道術自言識張果葉靜能詔寫真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圖
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
盜而殂文宗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此類也文宗卽位就加
檢校禮部尙書太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
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
檢校禮部尙書出爲鄭滑節度使德裕爲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
雖遠闕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盡采朝論徵之到未旬時又
爲宗閔所逐中懷於邑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雖
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
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尙書成都

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
南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閔爲彰義觀察
判官自後名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爲興元節度
使牛李權赫於天下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
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
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
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
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
蕃之要地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尙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
嫁於此州闔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
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皋鎮蜀經略西山
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

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立敗約語在僧孺傳乃詔德裕卻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復修邛峽關移巂州於臺登城以扞蠻德裕所歷征鎮以政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蠻數年之內夜犬不驚創痍之民粗以完復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快戎心絕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其年冬召德裕爲兵部尙書僧孺罷相出爲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戶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寮宰臣退問安否上歎醫無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